



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 汇编

HONGSE DANGAN
YANANSHIQI
WENXIANDANGAN
HUIBIAN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大众文艺

第二卷 (第一期至第三期)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
汇编



大众文艺

第二卷

(第一期至第三期)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录

· 第二卷 ·

第一期

纪念鲁迅先生

- 关于《呐喊》和《彷徨》 茅盾 四二六
- 鲁迅在苏联 萧三 四二九
- 鲁迅的最深苦痛 胡蛮 四三五
- “白脸狼”的故事 夏阳 四四〇

诗歌

- 母亲的信 安适 四四一
- 山之歌 黎帆 四四四
- 红枣的故事 赵锋 四四五
- 父与子 隐夫 四四八
- 无题 隐夫 四四九
- 在百团大战庆祝会上的自卫队员 贾克 四八一
- 驴的故事 萧平 四四七
- 盘查 柯蓝 四五四
- 麻池 林伊乐 四五八
- 桥儿沟 叶克 四六〇
- 钟表匠和医生 [苏联]穆罗·利奇瑞格 作 天蓝 译 四六四
- 阿裁尔白章的故事 又然 译 四七一
- 谈谈音乐的欣赏 向隅 四七三
- 编排之后 四七六
- 关于《蜕变》——门外剧谈 方纪 四七七
- 法国人民杰出的儿子 雅洛斯拉夫斯基 作 陈龙 译 ... 四八五

国际名作家与这次世界大战 U·辛克莱(作)	四八八
-----------------------------	-----

| 第二期 |

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

庆祝十月革命 罗曼罗兰等 又然 译	四九五
中国青年已经从十月革命认识了自己的使命 茅盾	四九八
苏联文学底一个重要的决定 萧三	五〇〇
苏联美术建设 胡蛮	五〇五
十月 朱子奇	五〇八
穷人和他的穷神 又然 译	五一—

秋收特辑

罗海发——边区农民访问记 杨明	五一四
我们只有两只手 普耳	五一五
打谷场上 罗夫	五二—
劳作手记 黄	五二五
十月 贺敬之	五二五
秋收的一天 白晓	五二八
秋收小调	五二九
劳动的日子 张铁夫	五三四
担柴 剑冰	五三六
秋收小调 公木 词 郑律成 曲	五三八

文艺讲话

一点小小的意见 茅盾	五三九
对于“如何写人物”问题的回答 沙汀 严文井	五四—

报告

光荣的逃兵 柳青	五四四
一个厨子的出身及其他 荒煤	五四七

诗

疯妇人 郭小川	五四八
突围 陈冰	五五一
控诉 李雷	五五九
儿满岁 贾克	五六六

散文

火堆 林伊乐	五五九
--------------	-----

故事

三代 金默生	五六三
谈才能或天才 漠芽	五六九
茅盾先生对于本文的意见 茅盾	五七五
编排之后	五七六
百团大战 公木 词 向隅 曲	五七八

第三期

什么是戏剧 张庚	五八〇
演剧杂谈 史行	六〇九
漫谈化装 马瑜	六一四
过节——陈平山回家 王震之	六二〇
编后	六四〇



第二卷 第一期

本期目錄



關於魯迅和「海軍」——(7)

魯迅在蘇聯——(7)

魯迅的最後苦痛——胡木——(13)

關於一部偉大著作的出版——(18)

【白臉狼】的故事——(24)

狼的故事——(31)

狼在——柯——(38)

麻池——林——(42)

橫兒——(47)

鐘錶店和——格——(48)

關於白雲的故事——(50)

談談音樂的欣賞——(53)

關於「親愛」——(55)

法國人民傑出的兒子——(58)

國際各作家與這次世界大戰——(60)

祝百國大戰勝利大會上的自衛軍——(63)

山歌——(65)

紅葉的故事——(68)

父與子——(70)

無題——(72)

歌——(74)

母親的信——(76)

雨歌——(78)

雪後——(80)

雪水不刻——(82)

出版日期

1944年12月20日

「魯迅參加了工人階級的這個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編者註）並且成了它的領導者，成了它的旗幟」。

——洛甫

「魯迅先生無論在政治方面在文藝方面，都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認識的兩面：光明面與黑暗面；進步面與落後面；革命面與反動面；向前發展面與腐朽死亡面。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絕不是無條件地承認現實，屈服現實，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是力求光明，力求進步，實行革命和扶助有生命力有未來希望的正義真理力量，因此他咀咒黑暗，反對落後，抗擊反動，加速過時的勢力朽敗死亡」。

——王明

關於「吶喊」和「彷徨」

茅盾

——讀書雜記——

「吶喊」和「彷徨」是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下所產生的作品。有人從字面上作皮相之談，以為「彷徨」顯示了作者的更濃重一些的「悲觀思想」，或者另外有人從「彷徨」的卷頭所引「離魂」的句字，認為這表示了作者思想「轉變」的心點，故「我將上下而求索」；在我看來，這兩個見解，都成問題。我以為「吶喊」和「彷徨」裏所表見的作者的宇宙觀並無二致，但是作者觀察現實時所取的角度却顯然有殊。「吶喊」是作者在一方面雖然覺得那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張未能「澈底」，（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要求，然而妥協性仍頗濃厚），但另一方面又認定在反封建這點上應給與贊助，——是在這樣的立點上他發出了他的「吶喊」的，所以「吶喊」主要地表現了那些長期受封建勢力壓迫與麻醉的人們，在怎樣痛苦地而又麻木地生活着，他們有忿怒，而又如何愚昧，他們不明白生活痛苦的來源，他們有偏見，固執，然而他們能哭能笑，敢哭敢笑，而且敢於咀咒；像一條紅綫似的貫穿於他們的痛苦而又麻木的生活之中的，是他們的對於生活之執著，他們的生命力之旺盛和堅強！他們是「大地的兒女」，從泥土裏出來，被縛於泥土，終身不能離開泥土的人。在這樣的人們身上，作者看見了革命的力量，然而還沒有看見革命的人物；這一股革命的力量，需要去喚醒，但喚醒了以後，需要給

「彷徨」呢，則是在作者目擊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的「分化」，一方面暴露了妥協性，又一方面正在「轉變」，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領導，然而曾被「新文化運動」所喚醒的青年知識份子則又如何呢？——在這樣的追問下，產生了「彷徨」。在這方面，主要地表現了那些從黑暗中覺醒，滿肚子不平，憤憤，然而腦子裏空空洞洞，成日價只以不平與牢騷喂哺自己的靈魂，但同時背上又負着舊時代的負擔，偏見，愚昧，固執，虛無思想，冒險主義，短視，卑怯，——這樣的人們。這樣的人們，也是革命的力量麼？當然是！而且他們將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組織者。「彷徨」中間不少熱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夢想着深山大澤叢林伏莽的「消生」還是一個帶有舊時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熱極轉化為冷極的「孤獨者」的主人公亦然，但這位主人公於憤激而以冷酷自「娛」的當兒，也仍然有「熱」，——即對於天真的孩子的愛惜。現代的人不能沒有缺陷，因為現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後代，而且是長期被壓迫的人們的後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包圍，被種種偏見與愚昧所包圍的。但作者並不以為這種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終古如斯的；正因為他不信永遠會如此，所以他要無情地剝露這些缺陷的所以然與根源；也正因為他不信，所以他借「無有」寫他的渴望，而「離題」的句子——「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們覺得上面的解釋，還有些道理的話，那麼「彷徨」應該看作是「吶喊」的發展，是更積極的探索；說這是作者的「悲觀思想」到了頂點，因而預兆着一個「轉變」，——這樣的論斷，似乎只是表面而皮相的。

那麼，所謂「悲觀思想」的色彩，在「彷徨」與「吶喊」中完全沒有麼？如果認為沒有，那麼，作者自己在「吶喊」序中所說，作者在別處對於「藥」的註釋，都完全是反面話麼？問答是：此又不

6

然。不過彼所謂「悲觀思想」者，只是對於當時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所企望的目標，表示了悲觀，即懷疑其可能實現；而不是對於中國人民大眾的終於能得到解放表示了悲觀。這是跳過了魯迅作品以後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不把他的作品和那時代的一切割斷了來看。

但也不要以為「吶喊」與「彷徨」的思想內容就像用刀子來裁過那樣整齊分為兩面，河水不攪井水似的各歸各的。兩者之間，還有錯綜的地方，甚至在一篇之中也有錯綜着的；不過主要的調子，我以為不外如上所述。藝術家的傑作之特點是內容決不單純，所以嚴格分類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件蠢事。一個人的思想發展，決不是像翻閱書本子那樣一頁一頁過去，井然有序，前後決不重複的。而藝術家的形象思索為尤然。拘泥執著地來論談，所以常有危險。即如「阿Q」這典型，究竟是屬於那一個階層呢？或謂為農民，或謂為流氓無產階級。然而我以為不能是那樣單純。阿Q這典型，帶有濃厚的「破落戶」的意識，說他是農民典型，自然欠妥，但「破落戶」也不就等於所謂流氓無產階級。「破落戶」的有些性格，阿Q也沒有。阿Q不勢利。但他也決非「義俠」之流。阿Q也常常反抗，然而又「善忘」，事過境遷，他的反抗意識又消散了。所謂「精神勝利」這法寶，從一方面看，固可作為被壓迫者反抗失敗後精神上不屈伏的表徵，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痺了鬥爭意識的「奴隸哲學」；在「阿Q正傳」中，這所謂「精神的勝利」，是作為「奴隸哲學」被諷刺着的。魯迅在別的地方，也屢次反對過這種所謂「精神勝利」。阿Q之所以成為不朽的典型，就因為它不單純，它在那樣的複雜。

九月廿四日於東山

啓事

下列諸同志請示地址：

祁綏俊，夏威，李佑長

徵求本刊第一期，如願原價割讓者，請寄本刊編輯部。

魯迅在蘇聯

蕭三

莫斯科作家俱樂部。大廳裏樓上樓下坐滿了人。電燈輝煌，照得見窗外大雪紛飛，一朵朵棉花似的無聲地往下落，落。就在大玻璃窗的旁邊，大廳的正面壁上掛着長約四尺、寬約二尺的油畫——魯迅的半身肖像。

主席台上坐着法節耶夫，列翁諾夫，理丁！和我。法節耶夫站起來說話了：

「魯迅，中國人民的作家，爲中國人民民族解放及社會解放而奮鬥的戰士，今年十月十九日死去了！我們，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蘇聯人民，我們，和中國文學有深緣的蘇聯作家們，對於中國人民的這一損失，表示深刻同情的哀悼！」

會場裏男女老幼在這時站了起來，對着魯迅的遺容低頭紀念……法節耶夫又接着說：

「在今年的六月我們失去了我們親愛的高爾基……曾幾何時，只四個月工夫，中國的高爾基——魯迅又長辭人間而去了。這是蘇聯，中國以及世界文壇底重大的損失……」

以下法節耶夫向聽衆說述，魯迅如何愛好俄國文學，如何擁護社會主義的蘇聯……演說人是很熱情的，他的話一句句都是忠實的，動人的。末了，他說，魯迅曾將他的著作「毀滅」譯成中文，他引爲榮幸，他特別感激魯迅！

法節耶夫說話後，我作了一個關於魯迅生平及創作的比較詳細的報告，聽者非常注意，特別是說到魯迅公開揭破託陳派作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面目而加以既諷且刺的考證時，會場大鼓掌了。之後，有蘇聯作家自述對於魯迅之認識。（作家俱樂部的請帖上本來印着『王明同志講話』

8

，但是那天正是十二月十二號，西安「雙十二」事變的消息傳到了他那裏，他需要審慎地處理這件事，當然沒有可能到魯迅追悼會來了。會衆只知道王明同志有要事不能來，覺得是憾事。

演員某朗誦了魯迅的小說。（俄文譯本是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他讀了「孔乙己」全篇，聽者悽然！他讀「阿Q正傳」，會場不斷地發出笑聲來。

散會了。到會的蘇聯作家們，男女工人、學生青年讀者們，圖書館的工作者們……都圍聚在我的周圍，問長問短，問魯迅，問中國文學，問中國民族解放革命運動……我領他們到另一間房子去看魯迅作品及中國文藝展覽會，那裏陳列着中文的，外國文的魯迅及中國其他作家的作品。他們一致的要求是：多翻譯魯迅和中國其他作家的創作成俄文。

人散了，作家理丁和我一道最後走出會場。他告訴我，就在十月底時，他和幾個從西歐經西比利亞回蘇俄的中國留學生同乘「國火紅」，搭

着地說魯迅。在一個停車站上理丁買了一份十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幾天的真理報，上面載有魯迅在上海病歿的消息和我寫的一篇簡短的追悼的文章。他上車後告訴那幾個中國留學生以這個噩耗，並拿出真理報指給他們看。他們頓時臉色變得很悲痛，有兩個流下淚來……我這時才知道，魯迅真是中國的人民作家——理丁結束他的述說。

街道又被雪填白了。掃街的老頭一帶一帶的在掃，掃，雪仍是繼續地下來吻他的背，吻我們的兩肩。我，到會的人們，都懷着悼念魯迅，的心情，隨着雪回家去。

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第一次大會。要領會讀全世界各國的名作家參加，魯迅是被邀請者之一。同時，我曾私人寫信給他，勸他出國到新世界一遊，參加新社會的建設，並且說，至少可以記載許多最有意義的現象……但是魯迅回信說：

「大會我早去看一看，不過以現在情形而論

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了麼？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裏寫些文章好一點罷。」

魯迅之所謂「家」，當然指的是「國」了。「離以離國，離國即離復返」，——可見壓迫之重，可見魯迅行動之不自由。因為去蘇聯，唯一以平等待我的國家，在當時統治者看來是犯罪的！魯迅便終於沒有到這個新社會來看看，祇能用書面說說他對十月革命及蘇聯文學的態度——回答「國際文學」雜誌編輯部向各國著名作家徵求三個問題的意見，魯迅的回答和巴比塞，安得生，內克修，辛克萊，德萊塞爾，僧得爾（西班牙），託勒爾，倍赫爾（德）等作家的答覆一同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的真理報上。現在不妨將問題及魯迅的答覆都抄在下面：

問題：

一 蘇聯的存在與成績對你有什麼影響？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使你的態度有何變更處？這些對你的思想與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二 您對於蘇聯文學的意見？

程引起您的注意？

魯迅親筆的答復：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的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漩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只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只能看到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鐵流」，「毀滅」等——於我有興趣，並有利益。我看蘇聯文學，是大半因為想介紹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的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

一九三五年真理報不時發表專論，介紹本國的以及外國的著名作家們。我寫了一篇「魯迅」。記得，文章和他的像片佔了報紙一版的幾乎一半。（我把這篇文章剪下寄給魯迅了，但當時因很匆促沒有自己譯成中文給他看，至今引為遺憾！）

魯迅在蘇聯是很聞名，很受人敬仰的。他的作品譯成俄文，出版過幾次。有些作品，如「阿正傳」且有兩種譯本。魯迅死後，這幾年來，許多蘇聯的報紙，如莫斯科的真理報，消息報及文學報，勞動報，英文的莫斯科新聞……以及遠東的「太平洋星」報，軍部的「警號」報，中亞細亞塔什提社出版的「東方曙光」報，甚至南俄療養處所出的小報紙，都先後著文，或論述魯迅的生平，或介紹他的創作，都異口同聲地稱魯

迅士，堅韌不屈的革命者。至於在蘇聯許多的文學雜誌上，用俄德法英四種文字出版的「如國際文學」如俄文的「文學批評」，「新世界」……也不止一次的載着論述魯迅的文章，譯登魯迅的作品。

在魯迅死後不久，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曾在列寧格勒舉行了一個追悼會。由蘇聯的「中國通訊」阿列克謝也夫等人報告了魯迅的道德，學問，文章。那時在列寧格勒學美術的胡登同志也說了魯迅對於中國新美術的功績。末了，有人朗誦「阿正傳」，博得聽眾熱烈的歡迎。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出版了一本書：「紀念魯迅」。書分兩部份：一，論述及追悼魯迅的文章，裏面譯登了王明同志在救國時報上所發表的「中國人民重大的損失」一文和我作的關於魯迅的生平，創作，鬥爭歷史的頗長的文章；二，魯迅的短篇小說和雜文數篇。這本書引起了蘇聯讀者極大的注意。有些刊物著文介紹它。

（在遠東伯利和海參威的文化文藝界人士中

開過大會紀念這位中國偉大的文豪，民族革命戰士，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導師。）

一九三八年十月，魯迅去世二週年，在莫斯科。作家俱樂部又舉行了紀念大會。這次作大主席的是有名的「鐵流」作者，七十多歲的綏拉菲摩維赤。開會的先他打電話要我去他家裏對他詳談魯迅。開會時，他略為顫動的聲音和顫動的手對聽衆作了一個關於魯迅的簡短有力的介紹。聽衆異常興奮，對中國抗戰的第二年表示無限的希望為同情，因而對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為這戰線出了不少力量的魯迅更加深刻地認識了，更加深切的敬愛了。

消息報，莫斯科新聞等報紙在這一天都登了關於魯迅的文章和他的像片。

根據蘇聯讀者羣衆的要求，按照國立文學出版版的計劃，決定用俄文出一部「魯迅選集」。這工作立即得到各方面的贊助：魯迅創作除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曾在莫斯科的少年先鋒出版社及列寧格勒的普利博伊出版社都出版過之外，好

經譯過而譯得不很好的則又再譯。因此我們難以比較，選擇好的譯稿；還覺得不夠，於是山我們將較好的譯稿和魯迅的原文從頭到尾校訂一遍；還覺得不夠，我們又請對魯迅特別親切，對中國抗戰和中國新文學非常關心的法蘭耶夫同志！這個俄國文學的能手！將譯稿從美術文字的觀點上再校訂一遍。我對法蘭耶夫同志說過：「中國的文學界將深刻地感激你這個艱苦、耐心而有絕大意義的工作！」他欣然應允了，雖則他領導全蘇聯作家同盟的工作，他身當聯共黨（布）中央委員，他經常自己在創作（不久他寫成了一個電影劇本），這是說，他的工作是相當忙的。

俄文版的「魯迅選集」包括「吶喊」，「彷徨」兩本書的幾乎全部和「野草」，「墳」裏面的幾篇。我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生平，創作，思想，鬥爭歷史的頗長的文章，印在書裏面，這部書第一次精裝版印一萬份，以後將印「羣衆版」，從十萬，五十萬到百萬份。

12

精裝的中文的『魯迅全集』在一九三九年初已經到了莫斯科國立列寧圖書館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在列寧格勒的蘇聯學院東方學院中國問題研究室和在莫斯科的東方學院中文部也都先後訂購了這部書。東方學院中文部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便是『論魯迅』

魯迅紀念委員會由上海寄信到莫斯科給我，要我直接向法節也夫和綏拉菲摩維赤徵求同意，請他們作紀念委員會的委員。我和他們面談了，以後又寫了信給他們。他們都欣然應允了。回了信。我把這兩封信從莫斯科寄到武漢，由武漢寄到香港茅盾處，茅盾由香港帶到新疆，現在又由新疆帶到延安來了。迂迴轉了幾萬里，畢竟沒有遺失，這是多麼可喜的事！可惜我們不能製銅版，將原文信印出來，現在譯出於下，即以結束我這篇文章：

(一)「致魯迅紀念委員會
親愛的同志們！

紀念魯迅委員會的工作。我向你們表示我深深的謝忱，並且很高興地同意。

作家魯迅，我們，蘇聯的文學家，蘇聯的讀者是聞名的，知道他是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為中國勞動者的幸福而鬥爭的偉大戰士，是傑出、高尚的作家，人道主義者，下層民衆的作家。

紀念魯迅對於我特別珍貴，因為承蒙他這個中國文學的巨匠翻譯了我的不規的著作『毀滅』，使得他能接近了中國的勞動者。

兄弟的敬禮

A、法節也夫（簽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

(二)「我很對不起你親愛的蕭埃彌，許久沒有回信。作為『魯迅紀念委員會』之一員，我認為對我很大的光榮。請你將我對於這一邀請之衷心的謝忱轉達給該委員會。最好是我們的出版部能趕快地出版偉大的魯迅作品的翻譯。

緊緊地握你的手

A、綏拉菲摩維赤（簽名）